

中国历代祸患丛书

宦官之禍

梁扬 杨东甫 著

中国历代祸患丛书



广西民族出版社

.9

35
K220.9
74
2

• 中国历代祸患丛书 •

宦官之祸

梁 扬 杨东甫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C

317366

(桂)新登字 02 号

· 中国历代祸患丛书 ·

宦官之祸

梁扬 杨东甫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柳州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169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363-2930-X/1·758

定价:7.00 元

策 划:陈肖人
主 编:梁 扬

《中国历代祸患丛书》序

梁 扬

“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这是东汉哲学家王充对古今关系的精辟见解。的确，我们今天要对广大青少年和干部群众进行国情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进行历史发展规律教育，最好的教材仍然是历史。

历史活动是人的活动，历史的发展进程是人类活动形成的轨迹。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光辉历史的伟大国家，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他们建功于当世，垂名于千古，赢得了时人和后代的崇敬与纪念，并理所当然地被诸多史书所记载和颂扬。与此相反，另有为数不少的反面人物，他们奸诈邪恶，贪赃弄权，为祸当时，贻患后世。他们虽然最终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但集中地揭露其罪恶的史书则尚未多见。《中国历代祸患丛书》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让读者从反面认识历史，从反面历史人物方面总结历史教训。我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令人自豪的全盛时期，拥有过堪称走在当时世界文明前列的灿烂文化，但也出现过巨大的历史曲折和漫长的黑暗时代。个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历史反面人物的倒行逆施，使社会历史文明进程在一定时期内被阻挠破坏甚至产生逆转，则无疑是其中一个

重大的直接原因。本丛书充分依据史实,按宦官、后妃、外戚、贪官、朋党、军阀、佞幸、宫闱、巫蛊、方士、文字之祸等门类,分别撰述了这些形形色色的历史罪人如何走入官场、宫廷,发迹为祸;揭露了他们谄媚主、争宠乱政、结纳群小、擅权误国、荒淫腐化、贪财婪色、鸩父弑君、滥杀无辜等等丑行与罪恶,探讨了他们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阐述了他们给社会、人民群众造成的深重劫难,并通过历史的严正审判,把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本丛书在揭示上述历史的阴暗面的同时,还注意敷陈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结合介绍有关的典章文物及其他历史知识。在写法上,各书以时间为经,以人物事迹为纬,在充分体现纪传体特质和注意讲求史料翔实可信的前提下,力求做到文风清新活泼,语言生动流畅,并寓论于史,寄评于述,使丛书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较强的可读性。我们希望读者通过这套丛书,不仅可以从独特的新角度透视统治集团的内幕,认识历史上各类反面人物的本质和提高识别奸佞小人的能力,而且能够从多方面丰富历史知识,有助于全方位地了解中国的古代、近代社会,触摸到历史运动的脉搏,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历史责任感,为振兴中华作出我们今天应有的贡献。

一九九五年元月十日

目 录

总序.....	(1)
宦官纵横谈.....	(1)
一、宦官的来历	(1)
二、宦官的来源	(5)
三、宦官的生理特征与“婚恋”	(7)
四、宦官的禄位职责.....	(12)
五、宦官都是恶人吗?	(19)
六、宦官干政肇祸探源.....	(20)
宦官乱政的始祖——竖刁.....	(1)
指鹿为马的一流野心家——赵高	(11)
善放暗箭的老阉——石显	(24)
“功臣”变大害——五侯	(34)
断送东汉王朝的“皇帝父母”——十常侍	(41)
生时囚后杀王 死后掘墓戮尸——刘腾	(52)
公开叫皇帝靠边站的“尚父”——李辅国	(62)
横行朝野的天下兵马总监——鱼朝恩	(73)
杀皇帝同为凶手 争权力又是对头——王守澄、刘克明.....	(85)
恶事做尽反得善终的阴谋家——仇士良	(93)
皇帝之“父”——田令孜.....	(104)
唐代最后一名大凶阉——刘季述.....	(114)
“阉王”兼“媼相”——童贯.....	(123)
“六贼”称首 “隐相”名臭——梁师成.....	(135)

“土木堡事变”的罪魁祸首——王振.....	(144)
气焰万丈的特务首领——汪直.....	(156)
“立皇帝”——刘瑾.....	(165)
权势无以复加的“九千岁”——魏忠贤.....	(180)
飞扬跋扈“小安子”——安德海.....	(196)
慈禧太后的影子——李莲英.....	(206)

宦官乱政的始祖——竖刁

公元前六百四十三年十月的一天。北风呼啸，老天阴沉着脸，把绵绵不断的冷雨洒向齐国国都临淄城。

此时，在高墙深院的王宫深处，一间布置华丽的寝室里，一位白发苍颜的老人躺在铺着皮褥的床上，他刚醒来，不停地喘着气，奄奄一息。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离开这张床了，病魔已深深地侵入了他的脏腑，向他生命的最后防线逼近，他已没有多少反抗的力量了。

周围静得出奇，除了风的呼声，听不到一点人声。老人觉得有点反常。他也感到口渴。于是抬起头来，喊了一声：

“来人！”

声音虽然有气无力，但其中并未丧失昔日的威严。然而，没有人回答，更没有人进来。

“来人呀！”他再次喊道。可是，除了风声和他的声音轻微的回荡之外，一如既往地沉寂着。

这是怎么回事？在先前，偌大的王宫里，夫人官女宦官，多得数不过来。只要他一出声，应者如云。而今天，竟连影子也不见一个。难道都死光了吗！老人恼怒地骂了一声。一丝不祥之感袭上心头：莫非……？“不会的，不会的！”他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声，又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老人又醒了过来。他又渴又饿，周身疼痛，难以忍耐。于是他鼓起剩余不多的一点力气大叫：

“来人呀！”

回答他的，还是那一片死一般的寂静。老人开始感觉有些恐怖，声嘶力竭、断断续续地喊着。

“主公！”门开处，一个年轻女子爬了进来。

老人转过身来，松了一口气，喝道：“晏娥儿，怎么现在才来？你们刚才都到哪里去了？该死！去给我拿点热水来！”

“主公，我找不到热水。”

“怎么回事？那就拿点吃的东西来吧！”

“吃的东西也没有。”

“什么？”老人瞪着女子，“这宫里的人都到哪去了？怎么会连饮食都没有？”

“主公，竖刁反了！他和易牙一起，把宫里的人全都赶了出去，把宫门封死，还假传您的命令，说您需要静养，不见任何人，并筑了高墙把主公这里围了起来，派兵把守，只留了一个小狗洞，每天叫一名小宦官爬进来看看您归天没有。”

老人惊得目瞪口呆：“这都是真的吗？那么太子和公子们呢？”

“太子几次想进来，被竖刁他们拦住了。其他的公子们听说都在盘算在您去世后争夺君位哩！谁现在还会来这里？”

“啊！……那么，你是怎么进来的？你来干什么？”

“我曾受过主公您一幸之恩。您已病成这个样子，身边却一个人都没有。所以我不顾性命，翻墙过来，万一主公有个三长两短，也有我给您送终。您看，我的脚都跌坏了。”

老人急速地喘着气，脸色煞白，几滴老泪慢慢地掉下来：

“天哪！这是我的报应，报应！仲父啊，你真是一位大圣人呀！我不听你的忠言，今天果真落到这个地步了！”

说着，一连吐出几口鲜血，昏了过去。半晌，他又睁开眼睛，用

微弱的声音对床前的女子说：“晏娥儿，你是个好女人，难为你了！我真惭愧，平时没有对你好一些。可现在……现在也来不及了！我死后，你把我的脸盖上，我没脸在阴间见到仲父！”说完，他鼓起最后一点力气大呼：

“皇天呀！我小白竟然这样死去吗！”

头一歪，极不情愿地半闭了眼睛，再也没有醒回来。

.....

这位老人是谁呢？他就是中国历史上“春秋五霸”之首、曾经威震天下的齐桓公。他所提到的“仲父”，是他的国相、著名政治家管仲。而竖刁、易牙则是他最为宠信的两个小人，竖刁是个宦官。

齐桓公是辅佐周武王灭商建周的姜太公的嫡系子孙，名小白，齐襄公的弟弟。齐襄公荒淫无道，被大臣公孙无知杀死，小白就与他另一个哥哥公子纠争夺君位。当时他们两个都因避祸而逃在国外，公子纠在鲁国，小白在莒国。襄公死讯传来，他们中谁先回到齐国，谁就能争得主动权继承权位，因为齐襄公没有儿子，最适于继位的就是他们兄弟俩。公子纠的谋臣管仲率人先于半路伏击小白，一箭射中他的带钩，小白急中生智，立即倒在车上装死。管仲信以为真，就不再继续追击，赶回去护卫公子纠向齐国进发。因为认定小白已死，也就不那么紧急赶路了。小白乘此机会，昼夜奔走，先进齐都，并赢得齐国大臣中最有势力的高、国两家的支持，当上了国君，史称齐桓公。齐桓公是极有作为的国君。他即位后，首先听从大臣鲍叔牙的建议，将管仲从鲁国要回来。管仲本是桓公敌手，亲手射中桓公，若不是偏了一点射在带钩上，桓公就没命了。鲍叔牙则是管仲的好友，对管仲的才能和为人十分了解。他对桓公说：“如果您只想治理好齐国，那么有我和现在的大臣们作辅佐就可以了；但若您有更大的志向，想要匡扶王室，称霸天下，那我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非得管仲当您的助手不可。”桓公相信鲍叔牙的话，出兵鲁国，先逼杀公子纠，再指名要鲁国交出管仲。管仲回到齐国，桓公

与他一席交谈，纵论天下大事，大为佩服，立即任他为国相。即此一事，就可看出齐桓公确非等闲之辈。一个没有胸襟度量 and 远大志向的人，是不可能让先前的仇人成为自己最主要的助手的。他这一着棋走对了，因为那管仲确是目光远大、才能超群、忠心耿耿的政治天才。他为政的主要措施，一是荐贤任能，向桓公推荐了贤能的宁戚、鲍叔牙、宾须无、隰朋、高傒等人，分掌国政。二是重视发展经济，富国强兵。他有一段著名的理论，核心是：“仓库充实了，人们才知道什么是礼节；丰衣足食了，人们才会注意什么是荣耀和耻辱。”他注意发展农业，并利用齐国靠近海边的地理特点，大力发展渔业和盐业。三是顺应民心。各种政令，老百姓反对的，就取消或修正；老百姓赞成的，就坚决推行。同时他又重新对全国各级政权组织作了调整整顿，以便更严密地予以控制。实行了这些国内政策后，齐国国力大增。齐桓公就开始向外发展，向各国诸侯炫耀他的武力。他先灭掉了曾对他无礼的剡国，然后出兵攻鲁，击败鲁军，夺了一块土地。随即又伐蔡国、征楚国。当然，如果师出无名类如侵略，那是不得人心，不能称霸的。管仲与桓公的聪明在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周王室已开始衰微，诸侯国大多不怎么理睬它，它的天子地位基本是名存实亡。而齐国则打起了尊崇王室这面大旗，事事以周天子名义出现，而且常常是以一副正义主持者的面目周旋于诸侯之间。管仲曾建议桓公“择天下之甚淫乱者先征之”，以树立威信。于是桓公出征东南方的莱、徐、吴、越等，“一战而帅服三十一国。”（《国语·齐语》）鲁国发生内乱，公子庆父杀掉鲁湣公，想自立为君。齐国立即出兵，杀掉庆父而立釐公；卫文公受外族侵略，告急于齐，齐桓公率诸侯联军击退侵略军而救了卫国；晋献公死，晋国内乱，桓公平乱而立新君；燕国遭山戎侵略，也是齐军相救。甚至周王室本身出现继位风波，也靠齐桓公摆平。这些行动，大大提高了齐桓公的威望，使天下人将他视为救星，赢得了天下诸侯的拥戴和周天子的信任。他曾以盟主身份，九次会合诸侯。史称“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齐国成为诸侯之首，齐桓公成为天下归心名动寰宇的第一任霸主。

那么，这样一位英明有为、雄才大略的君主，怎么会落到被困死宫中无人问的悲惨下场呢？主要原因是：他宠信宦官竖刁。这竖刁，是给他带来灾难，给齐国带来大乱的祸根。

竖刁，史书上又写作“竖貂”，是齐国临淄人。他年轻时长得很俊美，是个奶油小生式的人物——这指的只是外貌，就性格为人说，他乃是一个有野心而狡诈狠毒的家伙。齐桓公呢？当然他是个英主，可同时他也是个好色之徒。他自己就对管仲坦白：“寡人好色。”他有一打以上有名号的大小夫人和数以百计的宫女，还到处寻美女；他不但好女色，也好男色。于是，这竖刁最初因长得俊，就成了桓公的男宠。这对颇有野心的竖刁来说，正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以身体换取进身之阶，他觉得合算。可有一点也让他苦恼：他是个男人，不能随便进入桓公的后宫，不能经常侍候桓公，要永保得宠和富贵便有些成问题，更不用说实现出人头地的野心了。思前想后，为了“远大理想”，竖刁心一横，自己动手，一刀割去了那“是非根”（因此，他是第一个自阉进用的宦官）。他带着一副“干净身子”来见齐桓公，禀明情况，表达了愿意侍候桓公一辈子的决心。齐桓公被他这番“苦心”感动了，从此视他为心腹，整天让他随侍左右，简直形影不离。这竖刁又机灵猾头，处处投桓公所好，让桓公感到与他在一起舒服顺心、离不开他。竖刁还向桓公荐进了一个与他同类的小人，此人是雍地人，姓巫氏，名易牙。是个帮闲专家，善弄小手段，也工于驾车射箭这些玩意儿，更有一手绝活：善于烹调，堪称大作手。经他弄出来的食物，美味不可形容。他本是在内廷供奉的小臣。有一次，桓公的一个夫人卫姬有病，他制作了一盘食物献进去，卫姬吃了，赞不绝口，病好以后，对易牙很有好感。不过易牙的目标并不只是讨好桓公夫人而已，他是想借此为阶梯，攀到桓公左右，出人头地。他知道竖刁是桓公的心腹，决心结交竖刁。他先给

竖刁送了一份精美的食物去，竖刁吃后果然叫好，见他表示谢意。两人本是物以类聚，一拍即合，越谈越投机，易牙当然趁机要求竖刁在桓公面前推荐自己，竖刁一口答应。第二天，竖刁即在桓公面前极力赞扬易牙，说这样忠诚聪明而身怀绝技的人才，不能直接为主公服务，真是太可惜了。桓公见是竖刁所荐，欣然应允，召见易牙。竖刁与易牙一唱一和，捧得桓公心里怪舒服的。谈话间，说到易牙的烹调技艺时，桓公偶然说：“世间的山珍海味，我差不多全尝过了，只是还没吃过人肉，不知味道如何。”易牙听了，记在心中。当天中午，就给桓公献上一大盘蒸肉，桓公一尝：呀！味道好极了！问易牙：“这是什么肉？怎么这么味美呀？”易牙答：“是人肉。”桓公大惊：“哪里得来的？”易牙跪下，恭恭敬敬地说：“启禀主公：小臣听说，对于忠于君主的臣子来说，他是不顾家室的。小臣因为主公还没尝过人肉，所以今天特地把我三岁的儿子杀掉，蒸给主公尝尝。”桓公一听：“哎呀！你这样做未免太残忍了！不过，也真难为你这一片忠心啊！”从此，易牙也成了桓公的亲信，竖刁又多了一个帮凶。后来，卫国公子开方由于国家内乱，也投到桓公手下。此人心术也不正当，与竖刁、易牙是一丘之貉。不过他起的坏作用远不如那两人。三人之中，竖刁当然是首领。

竖刁经常干预政事，影响桓公的决策。当然易牙每一次都少不了附和响应。他们经常在桓公面前议论国家大事，凭着自己的好恶品评褒贬国中官员。所以，不少官员走他们、特别是竖刁的后门，投靠他们，请他们在桓公面前美言荐举，以博取好官厚禄。他们的权势，已大大超出了一般的大臣，形成了一股能够影响朝政的黑暗势力。竖刁们甚至在选择太子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影响桓公。桓公有不少儿子，最大的名无亏，是易牙所巴结的那位卫姬所生。竖刁和易牙当然希望立无亏为太子，但这无亏既无才能又心术不正行为不端，给朝臣的印象很不好。桓公被竖刁、易牙、卫姬几人轮番进言，已经答应立无亏了，可他也并非笨伯，知道无亏的为人，更知道

他的儿子中最贤能的是昭，因此他也有立昭的意思。一时犹豫不决，只好请管仲帮忙决断。管仲深知无亏与竖刁一伙是一党，恐怕这些人将来弄垮齐国，他对桓公说：“国君的继承人，毫无疑问应该是选择贤明而有才能的人才行，否则怎么治理国家？您既然知道昭最贤能，那还犹疑什么呢？”桓公还有点顾虑：“但是，无亏毕竟是长子，如果他以后凭借这一点来争夺君位，你我又不在世了，怎么办？”管仲说：“这不难。您可以在诸侯国君中选一位年轻而信得过的君主，把昭托付给他，让他以后扶助昭继位，这样就可放心了。”桓公认为有理，就立昭为太子，并将昭托付给宋襄公。竖刁、易牙大为恼火，无亏更是怀恨在心。所幸的是，在齐桓公在位的四十三年中，有将近四十年是管仲执政。桓公对管仲绝对信任，尊称为“仲父”，一切政事交由管仲处理。凡臣下来奏请政事，他总说：“去请仲父处理吧！”而管仲不负桓公之托，将齐国治理得整整齐齐，成为天下归心的大强国。管仲本人也因此具有崇高的威望。所以，尽管竖刁、易牙整天迷惑桓公，干预政事，但有管仲这根主心骨擎天柱撑在那里，这些坏蛋还是不能为所欲为。他们对管仲恨之人骨，时时刻刻都想拔掉这根眼中钉。当然，他们也知道桓公与管仲的关系非同一般，不敢贸然行事。他们决定先以挑拨离间手段试探桓公，看看是否有可乘之机。

有一天，竖刁陪着桓公游玩，易牙也来凑兴，桓公十分开心。竖刁见状，故意皱起眉头，长叹一声。桓公觉得奇怪，问道：“竖刁，你有什么心事？”竖刁道：“小臣不敢说。”桓公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恕你无罪，说吧！”竖刁道：“主公，您身为齐国之君，诸侯领袖，威震天下。可是，您却对政事甩手不管，左也说‘请仲父处理’，右也说‘请仲父处理’。小臣不明白，齐国的君主到底是您还是仲父？”易牙马上接腔：“是啊！现在齐国人都只知道仲父而不怎么理会主公您了。这样下去，可是有危险的呀！”然而，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主意打错了。桓公虽然宠爱竖刁和易牙，但更信任管仲。他顿时沉下脸

来：“你们知道些什么！仲父的才能天下无双，又对我忠心耿耿。你们刚才说我是‘诸侯领袖，威震天下’，这不错；可这是怎么得来的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有了仲父的缘故啊！仲父好比是我的手臂和大腿，人能没有手臂和大腿吗？这种话今后不准你们再乱说，否则小心脑袋！”竖刁和易牙挨了这一顿训斥，哑口无言，这才暂时死了心。而管仲呢，他当然知道竖刁和易牙这两个家伙是什么货色，但他觉得，既然自己得到桓公的绝对信任，大权在手，这两个小人也翻不起什么大浪。况且桓公又喜欢这两人，也不便立即除掉。所以，在管仲当政期间，竖刁、易牙虽未被除去，对国事也造成一定的危害，但也确实不能生出更大的祸殃。

桓公四十一年，管仲得了重病，眼看不行了。桓公前去管仲家中探望，问道：“仲父病成这个样子，万一有什么不测，谁能继承相位？”管仲说：“最了解臣子的只有君主。主公您的意见呢？”桓公说：“竖刁怎么样？”管仲说：“绝对不行！”桓公说：“竖刁为了服侍我，宁可自行阉割，这样的人不值得信任吗？”管仲道：“爱惜自己的身体，这是人之常情；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又没有什么人强迫他那么做，这是不近人情的，他必定有所图。对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他怎能真正爱护他人忠于国事呢？”桓公又提出：“那么易牙如何？”管仲说：“不可！人谁不爱自己的儿子？可易牙为了得到您的宠信，不惜亲手杀掉自己的儿子做成菜肴。这种人您怎能指望他真正为国谋事呢！竖刁、易牙这两个人，在老臣我死后，不仅不能任用，而且必须除掉，至少也要赶出宫去，不可留在主公身边。否则，必有祸患！”桓公考虑了一会，答应了。再问：“那么究竟谁可以接替你辅佐寡人呢？”管仲说：“隰朋可以。”他们君臣的这番谈话被竖刁知道后，恨得牙痒痒，可也没有什么办法。想了想，又去挑拨鲍叔牙：“我听说仲父病重，向主公推荐隰朋接替他执掌国政。仲父当年是您举荐的；您的才能又不比隰朋差，可仲父竟然没有推荐您！连我这旁人都为此感到不平！”他满以为这番话会挑起鲍叔牙对管仲的不

满，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鲍叔牙对他说：“这正是我推荐管仲的原因所在了！管仲只考虑国事，不顾私交。唯其如此，齐国才有今天。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推荐我掌国政吗？因为他知道我嫉恶太甚，不善于调和各方。如果让我掌国政，你们这帮小人向哪里逃呢？”这一下，竖刁面红耳赤，张口结舌，无法回答，只好悻悻而去。

管仲死后，桓公果然将竖刁、易牙赶出宫去。可是，没有这两个人在身边，他觉得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好，玩也玩不痛快，整天烦躁。卫姬见他这副模样，早已猜个十拿九稳，乘机劝他把那两人召回来。卫姬说：“仲父又不是神仙圣人，怎么知道这两人一定会生出祸端呢？他们在您身边多年，也不见有什么祸啊！”桓公一听，正中下怀。于是竖刁、易牙又重新回到宫中，更加得到桓公信任。由于没有了管仲，他们更加肆无忌惮，朝政开始乱七八糟了。鲍叔牙一听说此事，马上赶去劝谏桓公，请他别忘了管仲临终的嘱咐。可桓公听不进去，说：“这几个人对寡人有用，也无害于国家，为什么一定要赶走他们呢？仲父的担心也太过分了！”鲍叔牙为此忧心忡忡，不久也病死了。

桓公四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六百四十三年，十月初，年近古稀的齐桓公病倒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沉重，一连二十天起不了床。竖刁、易牙一看这情形，拍手称庆：机会到了，天助我也！他们立即与公子无亏密谋，拟定了夺权行动方案，马上实施。首先，以桓公名义假传一道命令，说自己久病需要静养，无论臣民，一概不准入宫打扰，命竖刁率军守卫王宫。然后将桓公身边所有人员全部赶出宫，只留下无亏与其母卫姬在宫中。随即将宫门封死，并在周围筑起高墙，隔断内外消息。同时暗地里调集心腹兵众，监视太子和其他公子及众大臣，一等桓公断气，立即夺权。桓公被困在宫中，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那悲惨的一幕。可怜齐桓公一世英雄，只因宠信一个宦官，到头来如此结局！临死他才明白“仲父是圣人”，可世上哪有后悔药？